

万象文库

· 长篇小说

八棵老树

BA KE LAO SHU

王德文◎著

人民日报出版社

万象文库 · 长篇小说

八棵老树

BA KE LAO SHU

王德文◎著

人民日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八棵老树 / 王德文著. —北京: 人民日报出版社,

2014. 12

ISBN 978 - 7 - 5115 - 2920 - 6

I. ①八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281118 号

书 名: 八棵老树

著 者: 王德文

出 版 人: 董 伟

责任编辑: 陈 红

封面设计: 中联学林

出版发行: 人民日报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金台西路 2 号

邮政编码: 100733

发行热线: (010) 65369527 65369846 65369509 65369510

邮购热线: (010) 65369530 65363527

编辑热线: (010) 65369844

网 址: [www. peopledaily.com](http://www.peopledaily.com)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710mm × 1000mm 1/16

字 数: 341 千字

印 张: 19

印 次: 2015 年 3 月第 1 版 201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 - 7 - 5115 - 2920 - 6

定 价: 57.00 元

此书献给曾在这树下挣扎活命的人们



安放灵魂之所

李 旭

20世纪80年代,《蹉跎岁月》《年轮》《雪城》等一批知青小说在为作家赢得声名的同时,也将那个渐行渐远的时代深铭在几代人心中。尤其近年来,当人们流着泪,咀嚼着老三和静秋的故事时,爱情的纯美与感人里,一些冷硬的东西在淡化,柔化,进而退隐到岁月的烟霭中。在小说、影视作品里,在人们的意念中,苦痛后的冥思,淡忘时的反刍,受伤后的涅槃,让人们的感情由在旋涡中挣扎浮沉到从苦痛中提炼幸福,由蹉跎中艰难爬起到蹒跚前行再到甩掉包袱轻装前进,从而实现了灵魂的净化和升华,灵魂的天穹变得高远澄碧。

就是这样。

就该这样。

王德文的《八棵老树》也是这样的一部小说。

也是知青,也是下乡;也有苦难的折磨,也有矛盾的冲撞;也有爱情的绽放与摧折,也有理想的涌动与呐喊……但读罢掩卷而思,觉得小说中除与其他同类小说有似曾相识的元素外,更有不安于现状的稚芽探出石缝,更有理性的光辉照亮灵台,更有深邃的哲义在贫瘠的土地上落落大方地招摇……

“夜静得如柔润的梦,而树叶的摩挲声、庄稼棵和庄稼棵向他们致意的影子,又像是梦中的呓语在悠悠飘移。夜的世界多美,她给人香馨的滋爽。他们走在村外悄静无人的大道上,这道多宽,在无限地延伸。林亮的心随着它走进他想象的苍茫和浩渺里。”主人公林亮完成对农活由陌生到熟悉、由排斥到接纳到喜爱的转变之后,在手上的老茧渐渐变硬、疼痛渐渐隐去之后,在从爱情夭折、工作成虚、前景迷茫的情感废墟上站起之后,风吹八棵老树时树叶发出的沙沙声便不再是揶揄,村庄上空匆匆飘过的云影也不再是想要弃他而去的无情之物,夜也不再是挤压人走向猥琐的罪魁,他的精神世界得以重建,心灵变得无限澄明,精神浴火重生,他可以将自己体味到的哲理用美的语言总结出来,可以声情并茂地将刘禹锡



的“晴空一鹤排云上，便引诗情到碧霄”背诵给彩彩，可以忘掉过去的烦恼，昂然站在一个新的理想高地之上。

因为心空是澄澈的，林亮便时刻有想吹长笛的冲动，有作曲、赋诗的灵性，有想跳想唱的激情，生活的贫困淡去了，爱情的伤结痂了，工作泡汤的尴尬逐云飘散了。眼前的物质世界便与他精神的世界合二为一。“他后悔没把长笛带来。周围的夜色多静，月光多皎洁，吹奏一曲定是透彻肺腑的抒情开怀。他就用心灵和想象吹奏起德彪西的《月光》。优美如歌的旋律在夜空弥散。甜柔的音色把从云缝中泻下的缕缕月光揉碎，涂上色彩撒向无垠的大地。这是纷纷扬扬情感的花瓣，与万类亲吻的物语。岑寂的生命在颤颤的震动中苏醒，闪着灵光的萤火虫在月色下欢舞。夜似乎在发出微笑，迎接黎明的到来，向世界道一声：‘爱你该多美！’”

不仅是林亮，林亮二姐林毓秀也有着干净而纯粹的灵魂。与小聪明陈代的爱情搁浅固然使她痛苦不堪，险遭冯书记蹂躏的经历令她屈辱难耐，生活的重负让她难以从容地呼吸，但她仍然想方设法在有限的时空里安放自己真水无香的灵魂——

她用爸爸喝完的酱紫色的五加皮空酒瓶做插花，她折了几枝表舅家后园子的刺梅，嘴里哼着曲子插上一瓶，摆在她小屋桌子上。又折了几枝芍药插一瓶，放在林亮床前的窗台上。每个瓶子里都灌进清凉的水，两个屋子里都有了温馨芬芳之气。

空酒瓶做的花瓶虽不比青花瓷的花瓶来得高贵，刺梅与芍药固然比不上名贵的君子兰，但对于林毓秀及像林毓秀这样的人而言，其意义与价值丝毫不输于青花瓷与君子兰。当生活的缝隙里有了花香沁入，心里的阴霾便会被驱散。尤为可贵的是，心灵深处有永恒的花香氤氲，理想便会永恒茁壮。

以林亮为中心的人文环境里，才卓志高的林父、勤劳贤惠的林母、义气意气并存的徐丙利、可爱得透明的彩彩……他们的身上都凝聚着或芬芳怡人或耐人寻味的人生故事。

或许，这并非作家王德文的全部本意，但小说通过林亮等人的“开悟”，已为我们传达了这一点。

莫言有云：“人生在世，注定要受许多委屈。……要使自己的生命获得价值和炫彩，就不能太在乎委屈，不能让它们揪紧你的心灵、扰乱你的生活。要学会一笑置之，要学会超然待之……”林亮在他的理想日渐茁壮的地方，也在告诉读者与莫言相似的思想；林亮的思想，自然是作家王德文的思想。

生活是王德文的文学创作之源。他下放农村十一年，心怀理想而埋头农事，幸与不幸都成人生的行囊与宝藏；回城之后，油库警卫、织厂供料员、粮库保管员，



他一路干起,扎根基层,工作之余,始终与文学同行,六年笔耕,终有“八棵老树”的新枝勃发。

扎根于生活深处,与生活一同呼吸,与文学之梦一同成长,让自己的青春年华打上文学的烙印。初时无意,年久最真,最终得偿所愿。

正如王德文自己所言:“文学是折磨人的差事,又是鼓舞人的过程……我是爱它的,爱得至真至纯,爱得自始至终,爱得舍出一切,爱得坦然又什么也不顾,爱得乐天知命,爱得它给了我第二次丰满的生命。”这与莫言的“极致的喜欢,更像是一个自己与另一个自己在光阴里的隔世重逢”的丰沛感情何其相似。文学与写作,无疑成了王德文们安放灵魂的绝佳之处;小说,从他们心底开出的花朵,又成为无数读者观照和安放自己灵魂的绝佳之处。

因为爱,所以爱,没有理由。

没有理由便是最好的理由。

正因如此,《八棵老树》中才随处可见细腻可感的景物,炊烟生动的颜色与形态,生活于贫困中的活跃可爱的孩子,调皮、片刻安静不下来的月光,连水桶汲水的声音也含情而富有乐感……

且看:

已是中午,家家户户屋顶上的烟囱正冒出青色的炊烟。每家门前都有一个不规整的高粱和玉米茬子垛。一群穿着脏兮兮小棉袄的孩子在泥地上玩儿。有几个大一些的孩子背着粪箕子,袖着手直呆呆地望着搬家的马车。街中有个大井,一个正在打水的人,只顾往车这边看,不觉手一松,轱辘被水桶坠得哗啦啦空响,咚一声,桶扎进井底。

读罢《八棵老树》,脑海老是有几双眼睛飘来飘去:林亮充满睿智的眼睛、林毓秀澄澈可人的眼睛、彩彩一派天真的眼睛、胡玲玲半是海水半是火焰的眼睛、徐丙利真诚而略带狡黠的眼睛、林父盛满忧郁的眼睛、齐队长正直负责的眼睛……眼睛的背后是涌动的精神,精神的高处是曼妙的境界。书中的人物都并非十全十美,然而唯其如此,才更见真实;唯其如此,才更见写作的态度和功力。

《八棵老树》一稿中,王德文用了颇具魔幻色彩的写法,比如长征队的两名女队员——樊歌和吴娇被与她们同行的男队员强奸之后,都生下了恐怖的怪胎,以此表达对某些特定事物或行为的讽刺或不满,但后来这样的魔幻情节被删除了。这是值得肯定和击节的。毕竟,现实主义的手法更接近客观,更发人深思,也更需勇气和才力。对于感情而言,冷静,也更显其诚挚与价值。“不思量,自难忘”固然因感情之笃,然而,“为了忘却的纪念”则更需要高度。罗曼·罗兰说:“人生是艰苦的,对不甘于平庸凡俗的人那是一场无日无夜的斗争。”删改自己的作品,不仅



意味着对作品的斗争,也意味着对自我和人生的胜利,从这一角度而言,无异于壮士断腕。

铁凝感慨:“文学,实在是一件很笨很笨的活儿。”她是否在告诉我们,笨,又何尝不是另一种聪明呢?

(李旭,笔名泥马度,诗人、作家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)





那是个雪天，一个初春的雪天。

陈旧而狭窄的街道两边，家家的屋檐上搭着厚厚的雪，像肥颤颤的嘴唇探出一块。暖春似乎比往年来得早一些，屋顶和地上的雪静静地化着。一排排瓦尖悬垂着串串锥状的冰溜子，顺着流线型的锥体滴下的水，把墙根打出一排波纹型的圆坑。有的冰溜子因负重而坠落，扎进薄薄的泥里，摇晃几下，斜倚在墙隅，如等待风干的牛角。

三辆马车停在两间瓦房的门前，几匹不甘寂寞的马，用蹄子把地上的泥水刨得乱溅。

林亮的父亲刚从监狱保外就医出来不久，就接到街道刘主任送来的军管会的通知，通知上指示，让林亮一家下放到一个指定的公社。上边又说，投亲靠友自己找地方也可以，但得到军管会说明理由，允许后，给你开手续自己去联系。林亮一家感到这已是大恩大德，总比到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强。后来知道刘主任先动员几户闲散居民，他们没有政治问题，来个死活不动，无奈就拿林亮家开了刀。通知上讲得明白，一星期内一定搬走，不得有误，否则采取强硬措施。没办法，只能听天由命了。林亮的母亲想了想，还是投奔有亲戚的地方，好歹有个依靠，就打发林亮的四哥去八棵老树的表舅家的生产队联系一下。两天后，林亮的四哥回来了。还好，表舅那儿的生产队愿接收。原来那儿也有接收沈阳下放户的任务，收谁都是为了完成任务。

泥泞的土路上，来往的各种车辆溅起的泥浆，把三辆马车的轮胎和车篷涂得模模糊糊，连车上的箱箱柜柜和过日子的家什也溅得斑斑点点，本来装车时东西是乱放上去的，此刻更像一车乱柴草，支棱八翘的。

林亮把车上要出发时镇上搞宣传的人贴的“城里不留你们吃闲饭”“在阶级敌人的身上踏上一万只脚，让他永世不得翻身”的标语撕下来，用劲团了团，扔到路边的沟里。

雪住了。过往的车辆把本来很糟的土路践踏得更加泥泞不堪，车轮碾得路上的雪水哗哗直响。刚出城时的路还很平坦，过了会儿就走上了东西交错望不到边的有四道深深辙沟的长路。三辆马车吃力地走着，辙沟里的泥浆要没到车轴，车过去后，挤压出的泥浆又哗哗地还原到辙沟里。

车上已没有什么像样的东西了。原来林亮父亲收藏的那些古玩字画和几千册书，早就让刘主任领来的造反派抄走了，剩下的一些也让林亮的母亲烧的烧砸



的砸，扔到城外的大桥下。林亮的父亲回来后，拍着两条残腿，又哭又叫。

林亮的母亲忙捂上他的嘴，战战兢兢地：“你可让这个家消停消停吧，你要不看那么多的书，嘴爱说爱讲，能抓进去吗？！”

林亮的父亲浑身哆嗦着，气有些不够喘，林亮过来给他捶背。在要下乡的头一天晚上，林亮的母亲流着泪对林亮父亲说：“到了农村，你可要少说话多磕头，别再因为你把全家毁了。孩子们因你受到多大的牵累，你应该想想他们的前途啊，我们还能活几年呀！”

车左右颠摇着。林亮坐在第一辆马车上，怀里揣着刘主任交给他的军管会遣送手续和户口关系，准备到了所下放的公社，递到人保组。他神情有些恍惚，有些忧郁，似乎在想着什么。对面前的命运，他早就料到了，但没想到这样的快。人活着就必然有这样或那样的遭遇。此时的一切不都在一件件地验证着吗？他想到这里，心里升起一股达观的情绪。他手按着放在双腿上装有长笛的黑色皮革盒子。这是他在校文艺宣传队时吹奏的长笛，每当它一响起，心灵立刻笼罩一层诗意。这几年的时间就是这美妙悦情的音乐伴随他度过的。这音乐能抚去忧愁，抚去烦恼，帮他寻找到理想的芳草地。

运动一来，学校把他从文艺宣传队撵出来，长笛上交了，是徐丙利又到校领导那儿要了回来。不久校领导遭批斗，宣传队队长去长征，在森林里迷了路，让狼吃了，记载乐器的花名册自然也就没了。徐丙利说你自己留着吧，谁要想起的话，我来对付他们。

徐丙利是谁也惹不起的人物。在学校时，他不管说什么，没有人敢和他争辩，他父亲是县武装部部长，“三结合”又选上军方最高代表，县革委会副主任，校新领导班子和工宣队都对他怵几分。他和胡玲玲都插队去了，小聪明也当兵走了，现在是一个部队文工团的萨克斯手。此时你们在各自的生活位置上活得怎么样？开心不？此时是否能想到我？当初我和二姐加上你们仨，被校园称为“才郎俊女五剑客”，让全校的同学羡慕得不得了。林亮沉浸在回忆里。

“文革”运动刚来时，校方让林亮交代他父亲的反动言论，还开了一个所谓的争取反革命分子子女帮助会，有的同学早就拉开架势要宣泄他们过剩的精力，上台要对林亮和他的二姐大打出手，搞逼供信。是徐丙利领着小聪明和胡玲玲，还有和林亮要好的同学冲上台，把那几个疯狂的学生哄下台，喧宾夺主地把持住了会场，大喊：“要文斗，不要武斗！”会场哑然。

徐丙利举着《毛主席语录》大声说：“我们是林亮和林毓秀的同班同学，争取或帮助他们我们应首先来负责。他们的问题我们最清楚，问题要严重的话，就把他们送到上边处理。”





下边的学生一听这话，七嘴八舌地叫：“你们这是找理由包庇反革命狗崽子，混淆了阶级路线！”接着是一阵叫骂：“决不让一伙破坏运动大方向的跳梁小丑阴谋得逞！打倒同流合污的阴谋分子！誓死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！”

徐丙利双手叉腰，头顶《毛主席语录》，昂然地站在台边，有种岿然不动、气势压人的派头。下边没一个人敢上来，批斗的气焰总算悄悄地熄了下来。人群散了后，徐丙利把林亮和林毓秀领到他家，问他的父亲：“老子是反革命，子女是好子女，能不能和我一起闹革命？”徐丙利十分严肃地、挺直腰板对坐在沙发的父亲又说：“您老是心明眼亮的革命老干部，资格老地位高，请您以革命的名义说句公道话。”

徐丙利的父亲被他逻辑严谨的言辞给镇住了，坐在沙发上丝毫不动，像是沉思，又像是呆愣。想了会儿说：“当然可以。共产党就是讲认真和实事求是的嘛。重在表现，要的是在思想和精神上脱离老子的反动血统关系，造老子的反，一同和无产阶级参加‘文化大革命’，推翻旧世界。”秃顶老头悠然地点燃一支烟，绕着茶几走了一圈，拿出一副劳苦功高的架势，弹了下烟灰，双手在胸前伸出，拉回，激昂地说：“当年我也是先分了我老子的地和房子，后参加革命又入了党，前仆后继建立新中国的嘛。”

徐丙利乘着间隙又问：“林亮的父亲是反革命不假，但现在他正接受改造，这些年老子和儿子不在一起生活，能对子女说什么反动言论？来回通信监狱查得比过筛子还细，更不可能有反动过激的东西传过来。您说说，他们怎么交代他父亲的反动言论？何况他们平时表现非常好。尊敬的革命的父亲，真理在您手里，今天请您为林亮和林毓秀定定性！”

武装部长大人被儿子的话问得无话可说，忙点下头：“可以革命，可以站在无产阶级这方面来。”

林亮和林毓秀出了徐丙利的家，立刻到学校。徐丙利当着全校的老师和同学的面，宣读了刚才他父亲的讲话笔录，是小聪明那会儿记的，上边还有徐丙利父亲的签名。

全校师生听得眼睛发直，嗓子眼儿发痒，听完一个个都沮丧地散了。

打那以后，全校没人敢再提林亮姐弟俩是反革命狗崽子了。徐丙利、小聪明、胡玲玲和林亮姐弟俩来往得更密切了。徐丙利的父亲看出徐丙利是个难摆弄的刺头，他的那些大理论把自己轰得晕头转向，老部长知道自己的那点儿墨水抵不住儿子连珠炮似的大道理。别看他经过枪林弹雨，炮弹在头顶呼啸而过都不眨眼睛，但讲文化讲道理不佩服这帮小青年还真不行。肚子里的一点儿文化，只是新中国成立后进了一次党校，老师敲着黑板提着耳朵，像把河卵石当鸡蛋腌，强腌进



点儿墨水。做了领导工作，将多年的战斗生活 and 实践加上刚刚学来的文化结合在一起，不声不响地为人民服务着。工作是凭着以往的经验，讲话几乎是从学校学来的现成话，在任何场合都是千篇一律，照本宣科。有时变变样，也是在别处开会学的，就来个薄本快利的生意现买现卖。眼前的青年人可不同了，思想活，脑筋转得快，是理论不过他们了。和他来硬的，还怕适得其反，搞不好还会失掉自己的身份，现在正讲究造老子的反。老部长一想，凭自己的关系，找找部队的老战友，打发儿子到部队当兵去吧，以后别给我惹出什么麻烦。徐丙利是个犟性子，死活不去当兵。说当兵没有在地方干革命热闹，轰轰烈烈的有意思极了。

当时徐丙利正在组建一个全县最大的造反组织，叫“主沉浮”造反兵团，说要干一番震动全县的大事业。他要小聪明陈代、林亮做他的高参，胡玲玲、林毓秀做他这个组织的核心人员。非和三中另一个大组织，叫“大旗挥舞冲天笑”的联合造反兵团，好好地较量一番。林亮极力推辞徐丙利赋予他的这项实在不敢当的差事。徐丙利眼睛发红，操起菜刀，把左手的食指垫在书桌角上，要断指溅血表达他的一片赤心。林亮深为感动，夺下他手中的菜刀，热情地接受了他的诚意。但徐丙利还是咬破食指，在雪白的教室墙上写下“冷眼世人，热血知己”几个大字，学的是毛主席的狂草，边写边叫喊：“我们‘才郎俊女五剑客’，生不能同生，愿结下死能同死的谁也斩不断的友情！”

八个大字，鲜红欲滴。其他四人傻了似的站立着。林亮的二姐林毓秀首先清醒过来，掏出手绢把徐丙利还在滴血的手指包上。他撸下手绢，说：“光我一个人说不行，今天我们也学古人‘桃园三结义’，举行个歃血为盟仪式！”说完，徐丙利用牙咬开一瓶酒倒进一个装过墨水的大碗里，把食指上的血滴在里面：“愿和我结盟干革命干到底的都把手指咬破，像我这样！”

林亮和小聪明也毫不犹豫地咬破食指，血滴在碗里。林毓秀和胡玲玲把手指放在嘴里，试了半天不敢咬，迟疑地望着周围的人。林亮摘下胸前的毛主席像章递给二姐，林毓秀用像章后边别针的尖刺破食指，胡玲玲接过林毓秀手中的毛主席像章，闭着眼睛，也刺破了自己的食指。血，如渐渐飘散的红雾，在清澈见底的酒里弥漫。徐丙利扑通一声跪在未干的八个血字前，其他四人也咚咚跪下。五个人望着墙，同声喊道：“冷眼世人，热血知己！！”

五人一齐站起。徐丙利端起酒碗喝了一大口，完了递到林亮的手里，林亮扬脖也是一口，后三人互相传，直到喝尽。徐丙利拿过酒碗往地上猛摔下去，碗碎了无数片。

“谁要不讲情谊解盟，就像这碗粉身碎骨！”徐丙利用暗哑的嗓子喊。

十只手，紧紧地扣在一起。林亮立刻胆壮了，和徐丙利、小聪明陈代忙活一





夜，一口气草拟了十几篇旗帜鲜明、言辞激烈、檄文般的大字报底稿，第二天用墨水写在整张白纸上，整整写了一天。到了夜里，林毓秀和胡玲玲就四处去张贴，一夜之间贴满了全街。“大旗挥舞冲天笑”联合造反兵团的大门口也贴了许多张，霎时轰动了全城！以前一些小造反派组织贴的是零零星星的小内容、小问题的小字报，不痛不痒难以引起人们的注意。这下子可把全城的机关学校，甚至各家各户的人都吸引到街上，欣赏“主沉浮”的风采。人们个个交头接耳，议论纷纷：“还是‘主沉浮’的笔杆子硬，观点正，目标明确，革命性强。真是响当当的造反派！”

徐丙利看头一炮打得很响，亮得够劲，便通过他父亲的关系，借了两辆汽车，每辆车配备两个高音喇叭，满街转悠。喇叭声震得人们耳根发麻。“怅寥廓，问苍茫大地，谁主沉浮……”效果好得很。经大张旗鼓地这么一折腾，“主沉浮”造反兵团的队伍迅速扩大。那些小打小闹的零星组织，都到徐丙利的兵团门下来“归附”，“大旗挥舞冲天笑”的人也有来投奔的。有的是双重身份，来回通风报信干起了“间谍”的生意。三中有个姓杨的老师，是“大旗挥舞冲天笑”的幕后人物。他看“主沉浮”热闹红火，偷偷地加入了“主沉浮”。“大旗挥舞冲天笑”白天搞宣传时，这个杨老师从幕后出来摇唇鼓舌地帮助本组织大骂“主沉浮”，晚上又出来到“主沉浮”这边透露消息，说“大旗挥舞冲天笑”内部正在分裂，我们快加紧政治攻势，很快就能瓦解他们，他们会纷纷到“主沉浮”门下的，“主沉浮”的前程是无量的，“主沉浮”将是全县空前的大造反派组织。他提供的消息果然是真。“主沉浮”又是一阵摇旗呐喊，“大旗挥舞冲天笑”有一半的人马加入到了“主沉浮”。头头李占峰知道了他的组织的瓦解是杨老师“两面”工作起的作用，就用一把匕首抵住杨老师的后腰，吆喝道：“你到底是‘大旗’，还是‘主沉浮’？”李占峰揪着杨的头，使他脸朝前，不让他转过来答话。

杨老师听出了这是“大旗”派头头的声音，坚定地回答：“我是一点儿不掺假，毫不含糊地‘大旗’派！”

“是‘大旗’派还给‘主沉浮’的人通风报信？我看你是中央情报局和克格勃的双重‘间谍’！”说完，李占峰命手下的人把他按在地上，撬开他的嘴，割去了杨的舌尖，又让人捆结实，把杨装进麻袋里，用绳子吊在街边的柳树上。把麻袋抠个洞，让他的脑袋露出来。贴了一张大字报，写上：这是叛徒、双重“间谍”和现代“张仪”的下场！

“主沉浮”的革命战友们听后，笑出了眼泪。徐丙利让林亮和小聪明去把杨老师解下来，让他公开参加“主沉浮”，组织又多了一个干将。再成立一个“情报处”，让他当处长。

林亮反对，说：“他是个性情不稳、变化无常的人，可利用不可使用。有一天他



也会翻脸不认人背叛我们的。”

“他给我们做了那么多工作，不然怎有我们今天这声势浩大的队伍？咱不能有恩不报吧？”徐丙利坚持他的意见。

小聪明摆着手大声说：“林亮有远见，这人不可使用。咱去把他放下来，送到医院治治伤，就算报恩了。看样子，‘大旗’的人是想把他活活饿死。”徐丙利同意了小聪明的最后说法，让林亮和小聪明去了。

二

以徐丙利为首的“主沉浮”造反兵团，在全县是一路风光，势头越来越盛。可他的父亲不支持他，让他当兵不去，想想就感到火要顶脑门子。看来桀骜不驯的儿子真要给他惹祸了。他认为儿子把革命的造反精神发展成宗派盟体了，扭曲了地方的革命运动实质。闹得太火，管得太宽。什么都是你“主沉浮”所为，县里面的革命机构往哪里摆呀？我这个革委会副主任还革谁的命呀？我这个武装部长能维持谁的政权呀？看三中的“大旗挥舞冲天笑”的组织，名字多浪漫，多够劲头，那才真正体现了革命的战斗精神！

一次，全家在一起吃饭时，徐丙利的父亲指着他的鼻子，吼道：“你这个小孩子，总要问问中央的明确精神是什么吧？你有多大的资格？中央能理你们这些不知道深浅的一群毛小子？是毛主席带领我们，脑袋别在裤腰里打出的江山。毛主席他老人家说的千真万确，‘枪杆子里面出政权’。中国的革命是你们几个生荒子闹出来的吗？不知天高地厚，简直是胡闹一气！”

徐丙利不慌不忙，振振有词地反驳他的父亲：“我们是想真正地领略中央的精神，要继续深入地发扬光大。毛主席他老人家也明白地支持我们嘛，他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，就是一句话：造反有理！这么明显的道理你都不理解，带着你的乒乓球脑袋见鬼去吧，马克思保证不能要你！”

他父亲听了，气得浑身打战，操起桌子上一个饭碗向徐丙利砸去，徐丙利一歪脑袋没打着。老部长哆嗦着嘴唇，说：“我出生入死多少年还不如你？教训上我来了！造反造到家里来了！你还他妈的毛嫩点儿！”

老部长终于抑制不住行伍出身的秉性，盛气凌人地训斥着儿子。恼怒之下，把支左人员派到了“大旗挥舞冲天笑”的组织里。老部长在县广播站的大喇叭里公开支持了“大旗”人的观点和看法。

“大旗挥舞冲天笑”联合造反兵团立时精神大振，威震全城。他们也开启舆论机器，开始了空前的宣传。宣传车穿街串胡同，人们的耳朵又被震得要穿孔，大字





报铺天盖地,也糊在“主沉浮”总部的大门口和墙上。“归附”到“主沉浮”门下的那些零星造反组织,又到“大旗”派里乞食;先前顺风倒在“主沉浮”兵团的“大旗”人,也拉帮结伙返回。“主沉浮”树倒猢狲散的局面已不可收拾,只有“才郎俊女五剑客”仍是热血知己。剩下一些人马已是心浮意移,象征性地在徐丙利周围,魂不守舍地游动。

这时,“大旗”的头头提出一个口号:不获全胜,决不收兵。展开第二次攻势,恶毒攻击和侮辱“主沉浮”的核心人物,搞歃血为盟,是伙江湖骗子,是反动的术士行为,是腐朽不堪的四旧。利用反革命分子的子女,当所谓的“革命组织”的高参军师,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组织,要发动全县所有的造反派组织,对“主沉浮”进行清算、肃清流毒。此时,叫嚣最厉害的是“倒戈”到旧组织的原来的“大旗”人。

李占峰称赞道:“只要你们还支持我们的一切革命行动,就是反戈一击有功。搞垮‘主沉浮’,我们还是一个壕里的战友。”

徐丙利思考了几天,压压心头的怒火,立刻组织起自己的队伍,重振精神发起对“大旗”的反攻。夜里写,白天贴,大骂对方是投机的小丑,是有奶就是娘的汪精卫。但收拾残局效果很小,“大旗”成了摧不垮、打不烂的“巨人”。徐丙利觉得自己失败的根源是在他父亲那儿,回到家就冲到父亲面前,把头上的军帽往床上一摔,怒气冲天地说:“我不再要你这个老靠山,和你断绝父子关系!”

说完,卷起行李到兵团总部去住了。徐丙利当着他的残部宣布道:“以后,我们不搞大兵团战役了,要精兵简政,成立独立思考小分队,好好地研究研究现在的形势和未来的发展趋势,等待东山再起的时机。”

小聪明脑袋一晃:“有什么可研究的?面前的一切就像《红楼梦》里说的,‘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,反认他乡是故乡’。社会规律、人之常情。白天的市场争争吵吵,你买我卖,似乎热闹得很,红火得不得了,到了晚上寂静得吓人,仿佛再没有白天的喧嚣了。等早晨把人从梦里催醒,又身不由己地加入纷扰的市场。人生就是奔忙劳碌时是假设的生,躺在炕上做梦是假设的死。等到三寸气断,才是真正意义的死。把一切都看透了,什么都是没意思的。趁着我们感觉到有意思时,赶快干点儿什么吧。为他人作嫁衣裳多没劲,多委屈。”

徐丙利用大字报卷个筒敲打着小聪明的脑袋,说:“你要拆伙啊?看大势已去,散布起消极情绪来了?忘记我们五个人的盟约啦?你愿意走,立刻走,我不留你!”

小聪明不慌不忙解释道:“我不是那个意思。先声明一下,刚才我说的那些,不包括我们五个人,我说的那是普遍的人生大局面。我们还是牢不可破的铁兄妹。”小聪明又说:“就让‘大旗’那伙人瞎折腾去吧,我们败就败了,不和他们去争



斗算了。”小聪明望望周围，见没有别人，小声地说，“这场造反运动不会太久了，物极必会衰的。就是再有运动，也是以另一种形式或面貌出现的。”他把头靠近徐丙利和林亮，神经兮兮的，“你们不信，就记住我这句话。事物发展到极致，就像一堆木头火，燃得越旺，木头变成灰越快，火必然熄得迅速。”

林亮过来拍着小聪明的肩头，翘起大拇指：“绝对的，百分之百的哲学大师！”

徐丙利听了小聪明讲的这些话，好像明白了什么，独立思考小分队不再成立了。但还坚持拉着他的人马去北京探一探那里的运动形势和情况。后来还是因为父亲不支持他，说北京有他的老首长，别丢了他的面子，徐丙利也没张罗到去北京的旅差费。还有这些天来“革命”工作搞得他头昏脑涨，躺在炕上一病不起，所以没去成北京。胡玲玲整天守在病床边护理着徐丙利；暂时失去了徐丙利这个保护伞，林亮和他二姐吓得不敢上街和在学校露面，东藏西躲地过日子，怕“大旗”的人揪住他们批斗出气。

这时，有一个人悄悄地去了北京——小聪明。

经不起回忆的往事，如跨栏赛跑的障碍，越过的瞬间，就马上被甩在后边，回头望去，它不再追你，是你离它越来越远。有时回忆是一种幸福的忧伤，它烧灼人在去与留之间徘徊。

林亮的视线回到眼前的现实，而现实却像一条河一样地往前流淌，流到一道坎前面，被阻住不动，又绕过它继续前进。河水是不能倒流的，往事也不能回到你面前还原成活生生的现实。它只能供你咀嚼，梦一样地让你把玩。往事是一件老古董！

林亮的父亲母亲坐在第一辆马车上，神情沮丧。尤其林亮的母亲，脸庞日渐憔悴。几天来，熬得她眼睛往里陷。林亮伤心地不忍看母亲。老人家为这个家操碎了心，多年来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。当初她信奉上帝时，总也忘不了为这个家的平安美好时时祈祷着，但上帝没由着她的愿望来拯救这个家庭。父亲在狱里时，是她拉扯几个孩子看着人家的脸色生活，还常凑些钱买点儿吃的用的去监狱探望父亲。林亮有时半夜醒来，常看见母亲在暗淡的窗户光下啜泣掉泪，而在她第二天早早起来时，总又打起精神进进出出地忙家务。走在胡同或邻居的门口、窗下，她总把身腰挺得直直的，与邻居们热情地打着招呼，脸上挂着快乐和他们寒暄，很怕在谁的眼里流露出对她的蔑视。林亮总为有这样坚强的妈妈而自豪。

林亮的父亲因腿患残疾总去不了户外，今天坐在马车上似乎贪婪地浏览着路两边的风光。他望着茫茫大地，用心酝酿着诗情，跃跃欲试地像要口占出许多佳句。林亮最愿看父亲那双深不可测的眼睛，深邃里有无穷的活力，明亮里游动着





一种过人的智慧。后来林亮懂得了,这是他老人家与生俱来的,是谁也学不到的人生底蕴。他有满腹经纶的才情、易冲动的性格,待人坦诚,爱公开自己的观点。有时三杯酒入腹好吐露隐衷,他的悲剧就从这里开始。是一个他平日认为最好的朋友加棋友的人到公安局告发了他:“老林头是真有学问,就是对社会不满,好写些反动诗词,有时还偷听敌台。”

这个人顺口溜似的,把林亮父亲写的诗,当着公安局的人的面背了几首。三天后,来了两个穿制服的民警,到林亮家查抄。拿走了林亮父亲的笔记本、诗词手稿和一些古玩字画。随后就把他父亲带走了。

林亮永远忘不了那个将近黄昏的下午。爸爸拄着双拐,被两个持枪的人,一边一个逼着,一步步挪向离家不远的看守所。刚刚懂事的林亮倚在门框上目送着行动艰难的父亲。母亲在屋里已泣不成声。父亲的身体迟缓地一起一伏地蠕动,双拐拄地时发出轻重不均的咯吱咯吱声。妈妈给他缝制的布鞋没提上,趿拉着。上衣只系一个扣,两边的衣襟被风吹到背后,花白的头发很乱。不时地回头望着家门和刚刚走过的短短的路,他看见了儿子林亮,一双天真的眼睛和一双充满智慧和离别之苦的眼睛交流着。那双天真的眼睛似乎在说:“爸爸你走了,谁还给我讲故事啊?”

天边的云霞仿佛在变成浓重的褐色,空气沉凝如铅,一齐压向那狭长而嘈杂的街道。两边邻居争相出来,像送走一个去赴刑场永不归还的死囚。

当爸爸又一次回头望时,妈妈此刻正冲出屋奔向他,林亮紧紧随在后边。妈妈一个趔趄险些摔倒,倾斜着身体跑了几步,紧紧地抱住丈夫,大声哭喊:“你走了,可叫我怎么办?身边还有两个不太懂事的孩子。”

是的,那年林亮刚八岁,他姐姐林毓秀十岁。

林亮过去对爸爸说:“我也跟你去,在那儿我侍候你,还听你讲故事。”

爸爸松开双拐,搂住妈妈,双拐噼啪两声倒在地上。

“在家听妈妈的话,别光淘气,好好读书。我害了你们,就当……就当没我这个……”爸爸扬起头,在寻找着什么,“我的秀儿呢?我们的秀儿呢?”

林亮忙说:“二姐在校劳动还没回来呢。”

爸爸放下摩挲着林亮的脑袋的手,说:“给爸爸唱一段《苏武牧羊》,爸爸要走了。”

林亮咽了下口水,憋回眼里的泪,抹了抹淌出的鼻涕,刚要唱,又是一声:“唱什么唱,装啥英雄?快点儿走吧!”黑乎乎的枪口顶住了爸爸的后背。

妈妈蹲下把爸爸的鞋穿好,站起又把敞开的衣襟系上。

爸爸那天走过的那段路,林亮锥心难忘。路如曲曲弯弯蠕动的长蛇,每当他